



著·專

# 心靈的導師 (下)

(丙) 看「話頭」

陸寬昱著  
智華譯

人們執著於物質的東西，所以心靈高超的人們就少了。古代大師們乃不得不設法運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名之為「話頭」，旨在產生一種疑情，看「誰」在求證覺，着重這個「誰」字，以這個字支持活生生的疑情。

這個疑情來自學者的渴望。他想知道是誰在行佛法。他深知他的身體、智能在他死後必不再存在，是易逝的，而不是永恆的、真實的。因此，他急於知道他的所有一切行動的主使者；他的疑情因而逐漸增長

，以至淹沒了他的身、心、和環境，成為大堆的烈火，燒燬了一切思想、感覺、和慾情，就像禪師們所說紅熱的火爐溶化了掉在上面的雪花。在這烈火中，他那猴似的心不能存在，結果死去，而自動隨之而來的就是他那清淨、真實心的復活。(註：漢文的「清淨心」

有時爲現代學者誤譯成「單純心」和「無礙心」。清淨心不僅是清淨，且不會爲外物所染污和遮掩。它不像單純的水晶球，掉在濕地上會被泥土染污。」這疑情應當時刻刻在鍛鍊中維持着，直待證得菩提。

掃除一切二元性的粗相以後，學者將能達到一片光明的境界，但覺知此一境界的主體仍然與之並存，那就是極微細的「能」「所」對立、包括能修爲的自己和修爲目的的境界。此乃許多經中所說的我、法，即使在其最稀薄時，仍是聖道上最後的障礙。

已故的卡爾·古斯塔夫·瓊教授似乎懂得這個境界，他稱之爲「無意識的作用」。他對人在睡眠中的心的作用——夢，從事過多年的研究。這位瑞士的哲學家從追溯夢的本源，以及在心的發現方面有顯著的成就。根據這個事實我才知道他爲什麼會毫不猶豫地懂得虛雲老和尚的話語。以及爲什麼會對他的學生曼麗露意·法朗士博士宣佈：「當他讀了虛雲所說的話語，有時竟發生這樣的感覺，似乎自己也說了同樣的話！」（引自曼麗露意·法朗士博士給我的信。）

放下這個細微的我，比放下容易誤解爲涅槃的動人、玄妙、細微的法，更容易。所以慈山大師說：「這是我所經歷的最危險的關口。」如果學者堅持他的疑情，這細微的法本來只是一種幻景，也必然會消失，他將如此從最後的障礙中解脫，跳過了事和理，而達成定境，在這裡面，疑情本身已經昇華而轉化爲佛

的一切智。這就是「如來」之位。

禪師們喻這種疑情爲一把金剛劍，在禪的鍛鍊中，它斷除了一切思想和心理的境界。是故臨濟說：「佛來佛斬，魔來魔斬……」祇有這樣你才能夠任運自如，如果你不爲外物所執，你便能擺脫一切羈絆而愉快自在。因爲憑官能想像的一切景象都是虛幻，決不能與不可思議和不能以言語表達的眞如，相提並論。

### (丁) 解悟的階段

按照教下的說法，一個信徒要歷經三阿僧祇（不可計數）劫才能證得菩提：第一是聞法，第二是奉行，第三是解悟。許多經上說菩薩道而成佛共有五十六階位，可是在證覺捷徑的禪宗却掃除了時間這一要素，故可保證有大澈大悟當體即空之事。所以圭峰大師說：「如果一個學者把一個話頭，看成一塊破瓦丟入深池，一直鑽到底，在七天內還不開悟，任何人都可以砍下我的頭來取去了。」因爲禪所造的祇是眞實（主）和虛幻（客）的正確解釋。此所以臨濟要說：「學道的人們最要緊的是在於能求得正確的解釋，然後可以自在地行遍世界各方；你們的身心不再爲狐鬼所擾亂，要知道他們給你的只是錯誤的暗示，而且說的話毫無意義。你們應當以「但得離妄不必求真」爲宗旨，祇要平平常常，因爲你在爲另外某些事物而起心動念時，便已經錯了。還有，不要去找佛，佛祇是一

個名字和一種名詞，你們能真的知道這個找佛者是誰嗎？」

### (戊) 正確的解釋

正確的解釋涉及學者的行為方面，那是說他的身、語、意業，應當順於「主」；在修禪時，這是活生生的，特別是在這個末法時代；教學也不免有曲解的時候，到處都有許多不正確的書本，學者會被那些那誤的評述所矇惑。所以臨濟說：「現今，禪宗的學者們都不知法；他們像一隻羊，鼻子碰到什麼就立刻一口吞下。他們不能辨別主僕和主客。入道者帶著顛倒的心，就不能稱為真正的出家人；他們仍是在家人（即俗世的人）。真正的出家人應當知道什麼是通常、正確的解釋；應當分別出甚麼是佛甚麼是魔，甚麼是真實，甚麼是虛幻，甚麼是凡，甚麼是聖。如果能分別這些，才能稱為出家人。否則魔佛不分，他們便像離開了一個家，又到了另一個家；他們應當被稱為造業的眾生……集佛魔於一身。一個修道的人有真知灼見，也會把佛魔都斬去。設若你喜歡聖，不喜歡凡，你仍將浮沉於生死海中，見不到盡頭。」

大師們對徒衆開示的時候，應避免使用經內的字眼和名稱，要不然，徒衆勢必執着於這些，因而忽略了傳心的真正目的。他們用離名絕相的字眼和名稱，例如：它，這一個，那一個，主和客，主動和被动，王子和大臣，體和用，月亮和冷池，第一義諦，師尊

最後的話等等，才得以斷除了徒衆的分別心，封鎖了每一個出口，讓他們的心猿無法外遊，這樣才能夠加以控制。

我的一個有學問的讀者，德蘭絲·格雷，曾正確地說：「大師們，很少或從不對徒衆解釋，祇是偶然對來訪的高級官吏解釋一下；他們設法使跟他們修學的人，從內心看到真理，他們用的方法，是建設一種見到真理的根器。」因為離名絕相的語言，祇有已具長足的進步，對禪定修養有素，醒覺的修行者才能安全領悟。而解釋正確的禪門教本，包括若干條公案和問答，在初學和外道看來，是不易了解。

導師的責任是在發現學者的弱點後，去指導和調適他的潛能，使之能吸收而融會於道。所以臨濟說：「時或奪「能」而不奪「所」；時或奪「所」而不奪「能」；時或「能所」俱奪；時或「能所」皆不奪。」

### (己) 石頭心

除非學者能放下一切俗世的執著。否則他便不能正確地解釋經典的含意。如果他堅決地想脫出幻境和苦惱，他就應當捨棄三種主要的慾情：淫、殺、和盜，那是俗世所認為生命中最重要，而按「楞嚴經」的說法，則是生死的主因。因為淫是生死流轉存在的成因；殺是為此種虛幻的生存而供儲食物；盜則是從掠奪其他眾生的肉身，而得到食物。戒此三惡以後，

他便能養成像石頭一樣不沾礙的心，愛水不能浸淫它，殺盜的慾火不能燒焦它。他可以不為官能所動也不會為塵境污染。由於知見正確，故爾他能分別真實和虛幻，是以在修為的過程中他不會遭遇嚴重的障礙。

### 三、心靈的導師

臨濟說：「在你的赤子之心裡面，有一個沒有固定位置的真實的人，透過你的腦門，時時進進出出；我要那些沒有這種經驗的人們，試試看，會不會見到這個。」這一個真實的人是心靈的導師，本來就在人的心中，祇是為無明所蔽。如果學者能止住思之流，安定其心，而同時戒除了上面所說的三種情慾，正如天臺宗四祖——他那內心的心靈導師的善根或美德就顯現了，像智顛大師所說的一樣。可是學者以前所藏着的自我仍然是很強的，由於它始終被無始以來造成的習慣支撐着，它因而拒絕對他內在的心靈導師承認失敗，因為它僅僅顯現了自己，其實薄弱得很。這個自我和心靈之間的鬭爭時間，也許長久，也許短暫。如果學者心靈不夠堅強，或則信心動搖，他的自我必然要勝過他的心靈導師，而他既沒有力量來維護他自己，結果必會放棄修行，恢復世俗生活。故我們見到很多的人，最初極其熱心於佛法，越到後來越不起勁，終至放棄了修為。

學者要切記，萬萬不能讓貪、瞋、癡、溜進習定的範圍，如果不能專注，或疏於防範，任何人勢必失却一切平衡，而且很難使這個弊病斷根。譬如在習定時，如果讓一件什麼不重要的事使自己不愉快，他說不定會無理由的發怒，而且最微細的貪愛之念，也會逐漸滋長起來而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甚至會使他犯了意想不到的惡行。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也就是禪師們常要徒眾堅持疑情，防止惡念溜進習定的範圍的原因。

設若學者信心堅定，決心脫離生死流轉，而以其宏大誓願作為自己強烈的支持，救度他人，（亦就是說他願以其菩薩的大悲心對待一切眾生），他必會有迅速的進步，而他內心的心靈導師也將隨之增強，勝過了他的自我，使之風流雲散。再進一步或者為了疏忽而離了聖道時，他的心靈導師也會隨時觀察、批評、斥責，並糾正他。可是內在的心靈導師剛從無明的煙幕中露頭，對付這些通常在澈悟以前所經歷的奇景，總不免仍感沒有經驗，自然因為自身不夠成熟。換句話說，微細的無明跡象仍還存在。在這個關頭，學者應深自警惕並記取我們以前所提示的五十心所法的危機。如果他確有決心完成他的菩薩心願，亦必須將自己融入於過去許多佛菩薩的大願中，立於不敗之地，因而才能除去一切殘留的障礙，完全顯現他的心靈導師，迫他自己出來懇切地開導和救度一切眾生。